

康熙

欽定四書解義

論語卷之一

漢書門類			
一五册	一册	三函	六七號

內閣文庫			
二七函	一册	六七號	漢書
一三架	一册	六七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7
冊數	15 (3)
函號	277	12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8 M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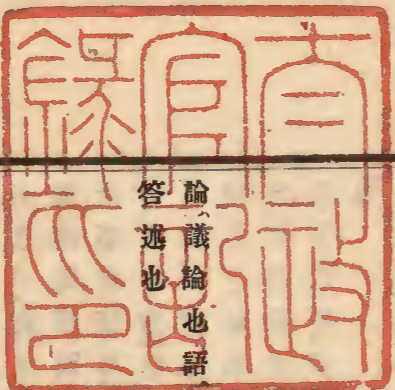
大鄉穆標註

康熙欽定四書解義

論語

版權所有

大鄉氏藏版
脩道館出版



論語論也語
答述也

朱子云學而
篇名也取三篇
首兩字為別
初無意義
子人之嘉稱
故古者謂師
子
〔朱註〕學之為
言效也習鳥
數飛也學之
不已如鳥數

康熙欽定四書解義卷之三

清康熙帝欽定

重野安經全校 大鄉穆標註
中村正直

論語 卷之一

論語一書皆孔子與及門弟子及當時君臣論學論政之辭。門人記之凡二十篇。其言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而其義則該乎天德王道之大。學者反復尋繹。此而聖人之氣象可得而見矣。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飛也說喜意也明同類也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聲聲不倦意油油和謹貌曠曠豁大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勤學之意。孔子曰。窮理盡性。期於臻聖賢。其功在學。己所未知。效聖賢之所。己已知。己所未能。效聖賢之所。已能。學之事也。而或以此。事為苦者。不克時習之。故耳。若既學矣。又能時習之。無有間斷。則所知益精。所能益熟。中心聲聲。然不厭。不亦說乎。學既自得。人自信從。同類之朋。自遠方而來。以求教誨。一人之學。廣為衆人之學。一人之說。廣為衆人之說。中心油油。然不倦。不亦樂乎。然。我知我者也。朋之外。豈無不知。我者。苟以人不知我。而稍有不樂焉。學猶未純也。惟人不知。而無一毫含怒之意。中心曠曠。然無累。不亦君子乎。夫學由說而樂。至於不慍。而為君子。則臻乎聖賢之域矣。總而論之。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澁。而不。已。成德。豈難事哉。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仁之本與。

此一章書。是有子重本之意。有子名若。孔子弟子。有子曰。孝弟之心。其心也。乃失其真心者。有父母而不能孝。有兄長而不能弟。由是犯上作亂。所必至矣。苟其為人。也善事父母。兄長。而為孝弟之人。則其和順之心。必無乖戾。敢於干犯。上人之事。斷然少矣。犯上。是乖戾之小者。且不敢為。悖禮亂常。乖戾之大者。反敢為之。豈有是理哉。孝弟之當務也。如此。所以君子凡事。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道自生。因思孝弟也者。愛其親。因而及人之親。敬其長。因而及人之長。至於撫民。育物。皆從此而推之。其行仁之本。與。為人上者。務此。則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法。孔子曰。養德。惟在存心。務學。莫重。為己。即言色之間。而理欲辨焉。言貴乎誠也。法與巽。未嘗不

〔朱註〕巧。好令。善。

善乃有巧其言者。上達人之意。以爲順。欲人喜其順。許人之私。以爲直。欲人誇其直。色貴乎正也。儼與溫。未嘗不善。乃有令其色者。曲爲柔色。以媚人。欲人悅其可親。故爲厲色。以欺人。欲人悅其可敬。此等純是私意。私意勝。則天理亡。鮮矣。仁此孔子言其自壞心德。如此。但此等入交人而人近之。即足以損人之心。德損友也。事君而君悅之。即足以累君之心。德邪臣也。書云。知人則哲。何畏乎。巧言令色。用令人者。不可不知。知人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一章。書曾子毋自欺之學也。曾子名參。孔子弟子。曾子曰。吾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者。維何。凡人謀己之事。必盡其心。若爲他人謀。便不與謀己之事。一般。是不忠也。吾每日自省。爲人謀事。倘有不盡其心者。與朋友之交。當於理無違。於情無僞。所謂信也。吾每日自省。與朋友交。倘有下面交。而不以心交者。平師之所傳。當細細理會。實實力行。所謂習也。吾每日自省。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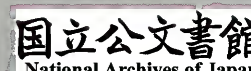
〔朱註〕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師。習。謂熟之於己。

之於師者。倘有苟明焉。而即止。苟能焉。而即息者。乎。此三者。如其有之。是欺人。欺友。欺師也。自欺而已。不可不改。如其無之。一念無欺。當求念念無欺。一事無欺。當求事事無欺。不可不勉。是以不敢一日少懈耳。曾子毋自欺之學。如此。書云。兢兢業業。又云。無怠無荒。又云。君子所其無逸。言省身也。皆此意也。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一章。書孔子論治國之要。實千古治天下之本務也。孔子曰。千乘之國。事繁人衆。治要有五。凡事無論大小。動於一念。便思及治亂。所關則不。敢忽。施於一時。便慮及安危。所係則不敢輕。兢兢業業。無有。不敬。而信者。又上下感通之要也。政令一。使人有。所。遵守。賞罰。明。使人有所。激。動。一。言。一。動。無。有。不。信。國。家。理。財。欺。定。一。制。度。雖。百。年。守。而。不。變。一。言。一。動。無。有。不。信。國。家。理。財。量。入。爲。出。先。王。之。世。三。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雖。或。與。軍。旅。而。繁。費。恤。水。旱。而。獨。租。而。不。憂。用。誦。者。只。是。平。日。用。所。

〔朱註〕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時。謂農隙之時。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



〔朱註〕謹者行
之有常也信
者言之有實
也汎廣也衆
謂衆人親近
也仁謂仁者
餘力猶言暇
日以用也文
謂詩書六藝
之文也

〔朱註〕致猶委
也委致其身
謂不有其身
也

當用而不取妄用。故常有餘也。鳥可不可節。人者國之本。古之王
者一失其所引。爲己幸。愛之至也。故當視百姓。有無食者。猶己
饑之。視百姓。有無衣者。猶己寒之。必使各得其所。而後已。國家有
事。不免使民。但不妨農務之時。方可使耳。此五者。治國之要也。
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孔子首言敬。五者。又皆以
敬爲主。堯舜以來。治道皆兢兢業業之心爲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

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弟子之法。孔子曰。凡爲弟子者。入處家庭
之內。須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處在宗族鄉黨之間。須善事兄弟。
以盡其弟。凡遇一事。必慎始慎終。而行之。惟謹。凡出言。必由
中達外。而發之。惟信。其與人接。也。於衆人。皆一體愛之。而不憎
不忌。於仁人。則益加親厚。而是則。是效。此皆倫常日用之要務。
須一一力行。隨在自勉。不可少懈。而燕閒之頃。又不可使之
逸。則以其餘力。學詩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教人爲人
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必博求廣覽。以爲

脩德之助。如此。德行文藝。內外交養。則愛敬日生。醇
厚日積。聰明日廣。雖小學之功。實爲大學之基。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

日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勉人。以躬行實踐之學。子夏姓。卜。名。商。孔子
弟子。子夏曰。人之爲學。於經常倫理。上見得明白。方是根本。切
要工夫。如見人之賢。真知篤信。凡嗜好不足。以移之。直以易其
好色之心。而好善。極其誠矣。好事父母。委曲承順。凡分所當爲。
情所當盡者。俱竭其力。而無遺。而事親。極其誠矣。如事君。實心
任事。無慮。必徹。難大。不辭。直以己身。委置於君。而事君。極其誠
矣。如與朋友交。言語之間。極其誠信。內不欺己。外不欺人。雖久
要而不忘。而交友。極其誠矣。此四事。皆經常日用之大者。而行
之。各盡其誠。此即見道分明。踐履篤實。所在雖或言其未嘗爲
學。而躬行之外。有何講究。綱常之外。有何名理。我必謂之已學。

矣。子夏此言以教行爲實學。自是探本之論。但學者於人倫日用事事求造其極。則又不可恃德性而不加學問之功。故聖人教人。文行不偏廢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

〔朱註〕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無毋通。禁止辭也。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

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進德修業之功也。孔子曰。君子爲學。氣質必須濃厚。重。若使輕浮淺露。則見於外者。無威之可畏。而所知所行之學。必不堅固。故立身以厚。重。爲貴。而存心。又必以忠信。爲主。忠。以不貳。信。以不欺。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德立矣。至於友。以輔德。必勝己者。方爲有益。若友不如己者。雖非便。佞。善。柔。而學業未深。難藉。慎。勿與之爲友。人有過。每苦於不及。及。覺。既。覺。矣。猶。因。循。不。改。則。德。日。損。矣。故。或。聞。人。諫。諍。或。自。己。省。悟。須。持。之。以。剛。斷。隨。覺。隨。改。不。可。稍。存。畏。難。之。念。如。此。則。治。氣。以。壯。治。心。以。實。取。友。以。明。克。己。以。勇。內。外。人。己。交。相。存。養。而。後。學。固。而。德。成。學。者。可。不。勉。哉。

〔朱註〕慎。終。追。遠。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勉人。上。者。教。本。以。起。化。之。意。曾子曰。人倫莫重於事親。而事親者。每能盡孝於生前。易忽畧於身後。故於親之終也。凡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居喪之初。或能思念其親。至於歲時既遠。而祭祀之頃。不能竭誠。思慕者多矣。此皆民德之薄。由上之人無以倡導之耳。若能致謹於親終之時。非徒哭泣之哀而已。凡事詳密。盡禮不遺。後日之悔。又能於祭之時。追思。既遠。乎。如。聞。之。優。乎。如。見。極。其。孝。敬。愛。慕。之。情。則。己。之。德。厚。矣。凡。此。皆。上。之。人。自。致。其。情。以。厚。其。德。初。非。以。此。作。則。於。民。也。而。民。油。然。觀。感。咸。生。仁。孝。之。心。以。至。居。喪。皆。能。盡。禮。祭。皆。能。盡。誠。各。念。所。生。一。感。敦。天。性。而。其。德。亦。歸。於。厚。矣。可。見。德。爲。人。之。所。同。而。表。率。自。上。爲。人。君。者。豈。可。不。知。教。化。之。本。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

慎。大息也。優。彷彿也。

〔朱註〕抑。反語。辭。溫。和。厚。也。真。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德盛感人自然聞政之驗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俱孔子弟子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每至一邦必然與聞國政此是夫子訪求而聞之與抑是列國之君自以其政事告於夫子而聞之與為求為與俱未可以測也夫子此子禽之所以疑而問也子貢答曰夫子之聞政豈是有心然亦非無故故其平日德盛化神積中形外故與列國之君相交接或著於儀容或發於辭氣見其藹然和厚者為溫坦然易直者為良肅然莊敬者為恭斂抑而不自縱謙退而不自高者為儉與讓備此德容人人感動既敬信之兼至亦疑忌之皆忘凡國中政事應因應革者咸來訪問於夫子其得聞也蓋有故矣即就子之所謂求者而論之而夫子之求豈不異乎他人之求乎與此子貢深知孔子而信其能得之也子禽子貢一問一答聖人過化存神之德萬世而下可想見焉

過化所過者化也存神所存者神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為人子者不可須臾有忘親之心也孔子曰事親乃終身之事而觀人子者亦不在旦夕之間是故父在之時子不得自專僅可觀其志向如何父沒之後子之行事昭然乃觀其實行何如至於三年之久猶不恣有亡其親之心而無改於父之道則終始不渝存沒無間方可謂之孝矣可見父子之間原屬一體其父已善之規當恪遵之未竟之業當繼續成之即使偶有缺陷勢須蓋復亦止可有變化之方不可彰一改革之迹如此則善繼善述丕顯丕承而後可傳美於無窮為八君子者不可不知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

〔朱註〕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言用禮者當探其原而不可直任其情也。有子曰禮者所以範天下使人人不敢過上不敢不及。何其嚴也。然正於秩然不紊之中。尊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心安理得。自有諒然澹洽之意。所謂和也。是其用蓋以和為貴焉。此先王治天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事大事莫不由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也。和既可貴。如此宜無不可行矣。乃又有有所不行者。何哉。蓋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意於和。任情恣意。全不以禮節制之。則心如何。安理如何。得是求和而反不和。亦不可行也。蓋當時周末文勝。流於虛偽。於是有一等任真之人。脫畧簡易。以為可以矯當世之弊。而不知其蕩檢踰閑。愈失先王制禮之原矣。有子所以發警之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註〕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教人。以三謹始之學也。有子曰。天下之事。必謹於始。而後可善。其後即如與人言語相約。謂之信。後日踐之。於行。謂之復。倘約信而不合於義理之正。則雖欲踐行。而有所不能矣。惟是約信之初。即不以非道相期。而近於義。則今日所言者。他日皆可履行。不待既復而己。知其言固可復也。敬以待人。謂之恭。內慚於己。則為耻。招尤於人。則為辱。倘恭敬而不合於當然之節。則雖欲自立。而有所不能矣。惟是致恭於人。之時。即不以足恭。一取悅。而近於禮。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於卑賤。而知耻辱之已遠也。與人相倚。謂之倚。因終身依歸。謂之宗。倘相倚而不擇。失有德之人。則雖欲不乖離。而有所不能矣。惟是偶然因依之頃。即慎審於賢否。而不失其可親。則一時定交者。生平可託。不待既宗而已。知其可宗也。可見人之言行交際。惟能善始者。自能善終。與其悔之於後。不若慮之於前。不然而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失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朱註〕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以不足慎也。

於言者不三敢也
盡其所有餘也

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篤學之心也。孔子曰。凡人學之不能有成者。嗜欲勝之也。即如食與居。二者人所不能免。但有一妄求之心。則其害於義理。妨於學業。者不小。惟君子非不食而無求。飽非不居而無求。安其不為俗情所搖惑者。如此。至於躬行之事。人所易忽也。君子則汲汲皇皇。敏以圖之。有餘之言。人所易發也。君子則訥訥收斂。慎以持之。其審於緩急之宜者。又如証其所得。或借資其所未至。而取正焉。其虛心以廣益者。復如此。然則君子其遂可以自足乎。猶未也。又必就有道之人。或考如信。可謂之好學也。已。蓋不學。不可以為君子。而不學。不可以真學。人能好學。則人欲自淨。而天理自純。聰明聞見。將有日進。而不自覺者。雖希聖希天。何難之有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

〔朱註〕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往者其所已言。來者其所未言。者其所未言者。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此一章書。見聖賢教學相長之益也。子貢曰。夫人所遇之境。皆皆學力見端之地。即如貧人之常也。每有自歎於貧者。於是諂心生焉。富亦人之常也。每有自恃其富者。於是驕心生焉。若處貧而能無諂。處富而能無驕。此其得力為如何。如孔子曰。此其人固能制勝於貧富之際者。殆亦可也。然猶有進焉。未若貧矣。而欣然自樂。富矣。而秩然好禮。者。又超於貧富之外也。子貢有悟而而言曰。無諂無驕。賜蓋自以為至矣。而不知又有所謂樂與好禮者。可見道理無窮。不可自足。彼淇澳之詩。言君子之好學。如治骨角者。上切矣。而又磋。精而益求其精。如治玉石者。上琢矣。而又磨。密而益求其密。其斯不可自足之謂也。於是孔子稱許之。曰。切磋琢磨之詩。非為貧富言也。而賜忽見及此。非淺於詩。而若知是平賜也。如此顯悟。始可與言詩已矣。吾方告之。以往而賜已知

我カ所未ダ言^レ之來^ニ者蓋^シ詩雖^ニ三百^ト理無^シ不^レ通^セ以^テ此^ヲ言^フ詩^ヲ安^ニ往^テ而^シ不^レ得^ニ全^ク詩^ヲ哉^ト此^レ可^レ見^レ賢^者得^レ力^ヲ之^處聖^人不^レ欲^セ其^自足^ク賢^者穎^悟之^處聖^人更^ニ欲^ス其^推廣^ク其^教學^相長^ク之^益寧^有限^量哉^ト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此^ノ一^章ノ^書是^レ孔^子教^人貴^於知^人之^意孔^子曰^ク學^求在^レ己^ニ不^レ求^人ノ^知但^ト人^多好^ク名^ヲ不^ニ有^ク務^ヲ實^ヲ或^ハ我^有品^行我^有學^問不^レ見^レ知^ヲ於^人ノ^便以^テ爲^ス忠^ヲ其^於人^之賢^否不^レ能^ハ分^辨正^是可^ニ憂^患之^事而^シ每^ニ賢^實然^ル處^レ之^君子^則以^爲立^身惟^貴內^脩不^レ在^浮譽^人不^己知^ヲ此^レ其^責在^レ人^ニ何^ノ患^カ之^有若^シ我^不知^人或^ハ其^人而^シ賢^者不^レ能^ハ與^之相^親其^人而^不賢^者偏^自以^テ爲^可信^心体^不明^邪正^莫辨^是則^可患^也已^夫知^人之^明自^古帝^王皆^以爲^難有^正直^之人^有邪^曲之^人又^有似^賢非^賢似^忠非^忠之^人倘^シ不^密擇^勢必^是非^顛倒^舉措^乖宜^然則^所以^清心^明理^以爲^鑑別^之地^者又^何可^已哉^ト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共之。

此^ノ一^章ノ^書是^レ孔^子言^フ人^君尙^德之^化也^孔子^曰國^家之^政有^三科^條有^禁令^無非^欲驅^率萬^民咸^歸於^正但^天下^之本^在身^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誠能^端本^澄原^自正^其身^去嗜^慾存^天理^凡其^立綱^陳紀^皆根^諸躬^行心^得一^方是^以德^爲政^由是^至德^所熏^被至^誠所^感動^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威^遐邇^率俾^傾心^向化^譬諸^北極^之辰^爲天^之樞^在天^之中^居於^其所^凝然^不動^而衆^星分^布四^面環^繞盡^皆拱^向人^君德^脩於^己而^化及^於天^下感^應之^神擬^諸其^象固^有如^此所^以從^古帝^王雖^天縱^聰明^亦不^敢自^恃常^懷兢^業之^心守^精一^之傳^務脩^其德^以爲^天下^先爲^君者^可不^以脩^身爲^要務^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ノ一^章ノ^書是^レ孔^子教^人讀^詩之^要孔^子曰^ク凡^學者^誦讀^必務^知要^即如^詩之^風雅^頌其^篇數^有三^百之^多或^托物^比興^或隨^事

〔朱註〕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得也。行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

〔朱註〕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

成賦體則不同類則不一然就其大旨而約論之實一言可括全義這一言就詩經上魯頌駉篇有曰思無邪凡人念慮一動便不能無邪正詩之立教善者美之惡者刺之無非欲人去其邪而歸於正學者誠知詩之教在於使人無邪而於念慮之間省察謹慎求自慊毋自欺庶體貼躬行開卷有益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效之淺深見其任法不任道之為得也孔子曰人君之治天下有法術道術之不同法術為治之具而道術為治之本若不若不知本原所在止用法制禁令以開導之如事親則禁民不孝事長則禁民不弟有違犯者便加以刑罰俾其歸納束以此治民雖能使民不敢為惡然只是畏刑懼法苟且倖免而其中全無愧耻之心政刑之效如此若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實踐以為天下先如欲民與孝先自盡孝道欲民與弟先自盡弟道如此民既有所觀感矣而其間

〔朱註〕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以一之而不從者有刑以齊之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

或有厚薄淺深之不同則又有品秩節文以齊一之以此治民自然感發興起不但耻為不善亦且勉至於善矣德禮之效如此此總而論之政刑德禮四者相為表裏豈可偏廢但措注有本末設施有先後入主誠不可不致密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生平心學以漸而進之功也孔子曰凡人為學當先定志向繼加體驗終歸純熟不可躐等而進亦不可半途而廢吾自十有五時則志于學學者所以學乎所當由之道也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此必求其成然此時僅向平道猶未得乎道也由十五而進至于三十一覺下諸融通而守猶假於勉强由三十一而進至於四十覺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感即事之粗而見其精即物之顯而得其微知之

〔朱註〕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之心之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法者也

明矣。然猶但知其所以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二而進。至五十一。凡天命之賦於物。而為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皆無不。知契二氣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其精矣。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而進。至六十。覺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於耳。而理之言。即契於心。知之至。至不思而得矣。然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或猶未出於自然。由六十而進。至七十。覺涵養者。純熟於心。而隨心之所欲。於大中至正。確然不易之矩。自無踰越。夫豈待勉而後中哉。吾自十五至七十。所進之次第。大約如此。夫孔子為生知安行之聖。而其工夫。絕無間斷。其效驗。亦以漸臻。然則人欲希聖。希賢。可不先立其志。以漸期哉。於有成哉。

〔朱註〕無違。謂不背於理。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

此一章。書見人子事親。有當然之理。即有一定之分也。孟懿子是魯大夫。樊遲。是孔子弟子。孟懿子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有至當不易之理。所當遵守。不可有一毫違背。蓋孝親之道。惟在無違而已。彼時孔子尚未說明。懿子不能再問。孔子恐其誤。以無違為從親之命。故因樊遲御車御之時。復以孟孫問答之語。告之。樊遲問曰。何謂無違。孔子曰。所謂無違。止是不違乎禮。即天理之節文也。尊卑上下。各有一定之禮。如父母在。生之時。定省奉養。俱依於禮。及其沒也。殯葬祭享。必誠必信。亦俱依於禮。自始至終。禮之所當為者。不敢不為。不至苟且簡陋。而不敬其親。禮之所不當為者。即不敢為。亦不至僭越。非分而陷親於有過。此之謂無違。此之謂孝。可見人道。以孝行為先。孝行以禮法為重。在一人為下。維持百行之端。上在天。下在即。為下紀綱。萬世之法。孔子此言。所以警僭越者。深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此一章書見孟子人子當以守身爲孝也。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孟武伯問孝。孔子曰：凡人欲盡事親之心，必先體父母之心。以爲愛之心，何也？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唯愛之也切。故愛之也切，如衣服食起居，寒暑燥濕之類，舉足以致疾病者，無不切切焉。以爲愛，不但愛於有病之時，卽無病之日，亦常愛其愛護之，不謹若爲子者，體此心以敬守其身，時時謹飭處處隄防，不敢有一毫縱肆，自然清明強固，保身無失，可不謂之孝乎？凡處富貴逸樂之地，紛華靡麗，一有不慎，最易致疾，尤當屏卻護持，以培養身心也。

〔朱註〕養，謂飲食供奉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一章書見孟子人子當以敬親爲孝也。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弟子。子游問孝。孔子曰：人子於親飲食供奉，固不可缺，然必內有尊敬之心，外有恭敬之禮，方可謂之孝。古之仁人，事親如事天，豈非至敬之道。若今世俗之人，謂能以飲食供奉養父母，卽謂之孝，不

知徒以飲食供奉而已。豈特父母爲然，雖至微賤如犬馬之類，待其食於人，人亦有以養之。若事親者，狎恩恃愛，少有不敬之心，而徒以供奉爲事，其後驕慢成習，無所忌憚，窮極其不敬之罪，便與那養犬馬者，何所分別乎。此孔子深究人情之失，而甚言其流弊至此，以警天下之人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此一章書見孟子人子以深愛爲孝也。子夏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之際，凡事可以勉強，獨是和婉愉悅之色，發於中心，毫不可僞。爲故爲最難，蓋真有此深愛篤孝之心，方能見此和婉愉悅之色。誠於中，形於外，全要內求之心，不在容色上做工夫也。若夫父兄有事，爲子弟者，代任其勞，子弟有酒食，進奉於父兄，以供飲饌，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無難爲者，曾是以爲孝乎。此言孝之末節，不足輕重，正見深愛之當重，愉色之難至，爲人子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朱註〕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也。曾，猶嘗也。

〔朱註〕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二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博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克復、克己復禮也。〔朱註〕以爲也、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此一章書。是孔子發贊顏回悟道之妙也。顏回是孔子弟子。孔門高弟。唯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故孔子稱贊之曰。我與顏回講論道理。至於終日之久。所言不止一端。在他人必有疑。而有待於問。難回則默然聽受。絕無一語。問難有類於愚人者。然及回既退。我省察其問居獨處時。見其動靜語默之間。以我之所言之理。躬行實踐。一有以發明。乃知回之不違。正其發潛純粹。默識心融之處。功力既到。一經指點。便觸處洞然。無不心領神會。可見回本無所疑。而不必問。非有可疑。而不知問也。回也。豈真愚者哉。孔子知之之切。信之之深矣。顏子雖氣稟清粹。畢竟由博約克復上來。故能盡發聖人之蘊。此見有上天縱之資者。尤不可無之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觀人之法也。孔子曰。觀人之法。據迹考心。由顯極微。方是徹底窮源學問。凡人行事。善惡昭然。處謂之以。意所從來。謂之由。心安意樂。絕無勉强。謂之安。觀人之者。當先視其所爲之事。爲善則爲君子。爲惡則爲小人。若爲善之人。又須觀其意。所從來。果能毫無假飾。方是爲善之誠。意所從來。既善。又須察其平日心之所存。果能毫無矯強。方是爲善之純。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他人者。既從外而探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察而致其詳。考驗至此。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人主以此衡鑒天下。其行事之淑。匿心術之邪。正百不爽一。若視觀察之本。則程子所謂。知言窮理。不可不加之意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之學。貴乎理明心得。不徒以聞見爲事也。孔子曰。天下之義理。無窮。吾人之見聞。有限。若專在記問。

則加詳矣。安所樂也。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朱註〕溫。尋繹也。故者。舊所得。聞新者。今所得。

上二做二工二夫二雖二日二積二月二累二究二非二必二得二如二能二將二舊二日二所二聞二反二覆二玩二味二久而心二領二神二會二日二知二所二無二不二但二已二知二者二義二理二融二洽二即二未二知二者二無二不二觸二類二旁二通二於二常二聞二習二見二之二中二自二有二油二然二獨二得二之二益二如二此二則二智二慮二日二新二學二問二日二益二充二足二如二有二相二質二問二者二便二能二應二答二不二竭二剖二晰二無二遺二豈二不二可二以二為二之二師二乎二孔子二恐二學二者二馳二騫二於二口二耳二文二字二之二末二故二示二之二以二必二得二之二妙二溫二故二即二時二習二之二意二人二可二不二自二勉二乎二哉

○子曰君子不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有二成德者自有全才欲二人以二德二備二才二之意孔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必拘於才之有限譬如器皿一般雖各有有用處終不能相通惟成德之君子其心虛能具衆理其心靈能應萬事大之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理兵刑錢穀之事一件件周到無往不宜不可下以二材一藝二擬二之二所以說君子不器然此以君子學問而言若論用人則全才不可多得即一材一藝亦必因才器使無求備於一人則天下之寸長足錄者皆得効用於聖世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

〔朱註〕周子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二以二躬二行二履二之二實二也子貢問君子孔子曰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須從躬行心得上出來方可傳世如孔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一一身二體二力行凡欲言之理無不先行之然後後議論所發皆實有諸己而不徒託諸空言是行在先而言常在後此乃為篤實之君子易曰脩辭立誠所以居業即是此意學者脩身固當敏行而慎言主人用人亦宜聽言而觀行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註〕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之比私耳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小人之待人有公私大小之別也孔子曰君子小人迥然不同而迹實相近以待人言言之君子從天下一起見其心常公則自有民胞物與之度凡理所當愛思所當施不必入來附和自然親疎遐邇均令得其所所以周徧廣濶不為偏黨之私小人止從一身起見其心常私私則因勢附利二伐二異二黨二同二或二任二情二以二為二好二或二交二結二以二為二援二所二以二偏二黨二私二暱二而二無二

普徧之公。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人臣以身許國。若無一念營私。自可告天地。質鬼神。稍有偏向。不能見諒。於天下後世矣。存心可不慎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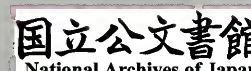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學思不可偏廢也。孔子曰。學之為言。效也。取聖賢言行而效法之。一習之於事。謂之學。就聖賢言行之中。有所以然之理。細細體會於心。謂之思。二者闕一。不可若但學其事。而不思其義。則所學者。不過在外之粗迹。其道理精微處。未能理會於心。心體上。不得洞達分曉。常昏而無所得。是謂罔。若但在心上。空空思索。而不身體力行。實踐其事。則所思者。不過意中之虛見。終無安穩著實處。是謂殆。惟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知之精。守之固。作聖之功。不外乎此。商書曰。念終始。典於學。周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學兼進。帝王不可不加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朱註〕范氏曰。攻。專治也。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正學術。以維持世道。人心之意。孔子曰。自古聖人繼往開來。止是一平正通達之理。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脩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蕩平。人心所以正直。皆由於此。舍此以外。有與聖人之道相悖。而別為一端者。便是異端。邪說誣民。左道惑衆。為害不小。若使惑於其說。專治而欲精之。如工人之攻金玉者。然則以之治己。則汨沒一己之性情。以之治人。則敗壞天下之風俗。世道不得太平。人心不能歸正。害莫大焉。異端指楊氏墨氏。及仙家佛家。一切妖妄術數之類。後世邪教橫行。左道日盛。奸詭邪僻之徒。方為之標榜。附會其說。以蠱惑天下。棄人倫而滅天理。放肆猖狂。斯文掃地。其為害。不可勝言。惟正道昌明。則邪道自熄。叙人倫。明教化。漸仁摩義。使綱常名教。昭然於斯世。則幾。堯舜之治。無難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朱註〕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呂氏曰：疑者所求未信，殆者所未安。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子路以本體之知也。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孔子教之曰：人之入道，全在乎知。真知之本體，須從自知。自知，自覺處體驗。不必無所不知。方謂之知。我今教汝，以自知之道。汝於義理事物之間，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必虛心體認。凡義理事物，體之於心，果能真知，確見。已知之者，則以為知之。若未真知，確見，尚有所不知。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本心之靈，毫無自欺之蔽。即是真知之本體。是知也。若以此自知之明，從事於學問，思辨，則格致誠正之功，可以次第漸進。而知之為用，亦無窮矣。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子張以三脩其身。用世之實學也。子張，姓顛，孫名師。孔子弟子。子張為學，常求與人知。有繫戀利祿之意。孔子教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不之曰。凡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出言，非是，是容易。必多聞。古今人之善言，以為所言言之資。多聞之中，有疑而未信者，必闕而不敢言。其餘，已信者，又慎言之。不敢輕忽。則所言當理。自不取咎於人。豈不寡尤。尤，行非是，容易。必多見。古今人之善行，以為所行之資。多見之中，有殆而未安者，必闕而不敢行。其餘，已安者，又慎行之。不敢怠肆。則所行當理。自無內疾。於此，豈不寡悔。言既寡尤，行既寡悔，則為有道有德之士。朝廷言揚，行舉，必用此等。人未嘗求祿，而得祿之理，自在其中矣。可見學者，不襲虛聲，國家務崇實學，庶幾真儒出而奔競之風亦息耳。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此一章、書。是言人君服民之道也。哀公，是魯國之君。問於孔子曰：人君以一身居羣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為方能使眾人服。

〔朱註〕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拾置也。諸，衆也。

悅服。孔子對曰。民服者。服其心也。人心之公。惟好賢惡不肖。爲生人之正情。人主之權。惟進賢退不肖。爲治國之大本。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慎者。卽是正直之君子。必然人人敬愛。有。心地奸昧。行事乖方者。卽是邪枉之小人。必然人人憎惡。此好惡之公心。人所同有也。人君誠能將正直者。舉而授之以位。枉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各當。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若將枉者。舉而使之在位。直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顛倒。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服民。而民不服。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之公與不公。可不慎哉。推而言之。舉措之道。貴其能公。又貴其能明。能斷。惟明則能知邪正之辨。惟斷則能伸黜陟之權。而其本全在。讀書窮理。明則是非賢否。不至混。淆。人主加意於此。天下之福也。

〔朱註〕莊。謂容貌。端嚴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以身化民之意。季康子是魯大夫。問於孔子。謂使百姓敬於我。而不致慢。忠於我。而不致欺。相勸於爲善。而不敢怠。何道可致此。孔子曰。民原無不敬。其上者。但示以可慢。則民慢心生焉。誠能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衣冠瞻視。不敢少忽。安有上下不敢怒。而民反致敢怒其上者。則不期敬而自敬矣。民原無不忠於上者。但示以可欺。則民欺心生焉。誠能盡其心。以事親而孝。盡其心。以愛衆而慈。安有上下盡其心。而民反不盡其心於上者。則不期忠而自忠矣。民原無不勸於善者。但示以可怠。則民怠心生焉。誠能善者。舉而用之。使知善之當爲。不能者。教誨之。使知善之可爲。安有知善而不相勉於善者。則不期勸而自勸矣。使民敬忠以勸。其道如此。蓋季康子之意。專在責民。孔子之言。專在責己。責民者。民未必必應。責己者。不不求。而民自應之。是故身先者。化民之本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

政。奚其爲爲政。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爲政之理。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蓋爲季氏擅權、陽貨作亂、非可有爲之時也。或人不知、謂孔子曰、夫子懷才抱道、正宜致君澤民、何故不有出仕而理國政乎。孔子曰、古來言政、莫備於書、豈不聞書之言孝乎。周書君陳篇言君陳能孝於親、因而友愛于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施爲一家之政、使一家之人有恩有禮、無有不正。書之所言如此、由此觀之、政之事、不同。政之理、則一家之間、帥人入以正、是亦爲政、何必居官任職、方謂之爲政乎。蓋孔子不仕之意、難以明言、故託辭以答之。但大學言脩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即不外是、則孔子託辭實爲政不易之至理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立心誠實之意。孔子曰、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則所言欺妄、所行虛偽、彼且自以爲機詐過人、何所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朱註〕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遠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

〔朱註〕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

不可。吾不知其可也。譬之車、然平地任載之車、大車也。必有輓端之輓。乃可以駕牛而行。田車、兵車、乘車、小車也。必有轅端之軌。乃可以駕馬而行。若大車無輓、小車無軌、雖具其輪、不能運動。其何以行之哉。蓋無信之人、言行不顧、人皆賤惡之。聞其言、即以其爲欺妄。見其行、即以其爲虛僞。居家不可行於父母、妻子、而况於疎焉者乎。處世不可行於宗族、鄉黨、而况於遠焉者乎。甚矣人之立心、不可不誠實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爲百世不易之經也。子張問孔子、謂自今以後、易姓受命、至於十世之遠、其間一世、必有有一世之事、可得而前知乎。孔子曰、欲識將來、當觀已往。繼夏之世者、殷也。殷所行之禮、止是因襲夏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或或以太過、而

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也。繼般之世者。周也。周所行之禮。只是因襲般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為。或以太過而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也。由此觀之。三綱五常。立國之本。三代不易。是誠不可易也。損益者。隨時變通。正是善於因襲之處。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或繼周而與者。雖百世之遠。可以前知。豈但十世而已哉。然孔子所謂前知。第據理而論。雖聖人。弗易。非若後世。讖緯占候。及術家射覆之言。求之杳冥。不可知之域。為荒誕而難信也。

〔朱註〕詔。求媚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誥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專心務義之意。孔子曰。凡人有當為之事。不可不為。有不當為之事。必不可為。夫不當為之事。非一端。即於祭言之。非其所當祭之鬼而祭之。非致敬也。乃媚神以邀福。諂也。當為之事。非一端。總以義名之。苟見義所當為。而不為。

非不明也。乃畏難而偷安。無勇也。蓋此二者。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然而未有不相因者。諂者。其中甚饒其態甚柔。安得無有浩然之勇氣。勇於義者。內直而外方。至剛而大。安得無有無恥之諂心。孔子並舉言之。欲人。去諂心。而養義勇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朱註〕佾。舞列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誅權臣僭竊之心也。季氏是魯大夫。佾是祭祀時樂舞行列。古者樂舞各有定數。天子用八佾。每行八人。名為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可紊亂。當時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其後魯之羣公。俱因循僭用。已失禮。乃季氏於家廟中祭祀。亦用八佾之舞於庭。故孔子因其事而罪其心。曰。凡人於天理。上一行。去之。未有不惕然。動心者。此即所謂不忍之心也。今季氏大夫也。於家廟中祭祀。時僭用天子八佾之舞。儼然行之。毫無顧忌。是忍為三人所不忍也。

欽定四書解義 論語卷之一 脩道館

爲者則其蔑理亂常。自無所不至矣。又何事不忍爲乎。此孔子罪之深。故言之切。如此可見。人臣越禮犯分。起於一念之敢。忍而後肆行無忌。遂至橫決。而不可制。而爲之者。又不能防。微杜漸。始於一事之容。忍而後優柔不斷。遂至威福下移。而不悟。所當取孔子責季氏之言。而深思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此一章書。是孔子譏權臣。自取僭妄之罪也。三家是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天子祭畢。則歌雍詩。以徹俎。告成禮也。魯三家者。亦歌雍。以徹。是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章矣。故孔子譏之。曰。彼二家之不顧禮義。忍心僭越者。蓋由率意妄爲。絕無顧名。思義之念耳。抑知義有定名。無可假。即如雍詩中。所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文王於廟中。於時駿奔走。執豆籩。雍以相者。諸侯也。乘璫。鬯。儼對。越穆穆。然誠敬以將者。天子也。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主祭者。不過大夫。亦何取於此義。

〔朱註〕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

而歌之。故不惟僭越。抑且甚。無謂矣。孔子此言。詞婉而意嚴。不特警當時僭竊者之心。卽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

樂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禮樂之本。乎人心也。孔子曰。天所賦之德。而具於人之心者。所謂仁也。仁存於心。敬而將之。以儀文。謂之禮。和而達之於聲容。謂之樂。故人必先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玉帛升降。不爲虛文。有和平之心。蘊於內。而後鐘鼓干戚。不爲虛器。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佚。已失禮之本矣。縱使三揖百拜。心與禮相背而馳。禮其爲我用乎。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已失樂之本矣。縱有五音六律。必與樂不相聯貫。樂其爲我用乎。可見仁者禮樂之本。禮樂不可不斯須。或去人心。不可頃刻。不仁。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

〔朱註〕易治也。

禮道

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此一章書是孔子救禮之失而為反本之論也。林放是魯國人。當春秋時人。俱逐於禮之末節。乃林放以禮之本問於孔子。孔子曰。時方逐末而子獨有反本復古之思。大哉。子之問也。原夫制禮之始。有樸素之質。而後有周旋之文。有慘怛之心。而後有衰麻之節。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今行禮則專事繁縟。失於奢矣。居喪則專治儀文。失於易矣。是皆不知本也。然則今之為禮者。與其敬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為奢。寧使文不足而敬有餘。失之於儉。居喪者與其哀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為易。寧使文不足而哀有餘。不為失。為戚。夫儉與戚。雖未得乎禮之中。然樸素者萬物之質。惻怛者天性之誠。以是求之。可識禮之本矣。此孔子以復古之論。為補偏救弊之方。移風易俗之意深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傷春秋之世。臣下僭亂而重嘆之也。孔子曰。分莫嚴於君。臣有君則禮樂以定。征伐以尊。與上下以辨。自周室衰微。王綱不振。或以諸侯而凌天子。或以大夫而分公室。或以倍臣而執國命。君臣定分。蕩然無存矣。彼外國猶且上統其下。下奉其上。俱知有君長。反不似諸夏之君弱臣強。絕無上下之分也。此孔子甚言之。以見體統不可一日不正。名分不可一日不嚴。君臣上下各安其位。自然四海永清。萬方效順。中外禔福。君道不萬世永存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僭禮者之無益也。古者祭祀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泰山者魯之鎮也。惟魯侯得而祭之。季氏乃不安於大夫之分。而欲行旅祭之禮於泰山。其僭妄為已甚矣。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時為季氏家臣。於是孔子謂之曰。爾季氏欲旅於泰山。甚為非禮。汝為家臣。自有盡言匡救之責。乃竟坐視其失。而不救正之。與冉求對曰。季氏之意已定。實非求可

〔朱註〕旅。祭名。泰山。山名。嗚呼。歎辭。

緝飾也

〔朱註〕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

所能挽回也。孔子乃嘆曰。嗚呼。季氏之越禮而誦求者。吾不知其何心。彼林放。一魯人耳。尚悼流俗之弊。而問禮之本。何況泰山五嶽之尊。其神必聰明。不可欺。必正直。不可諂。豈反不如林放之知禮。而享季氏非禮之祭乎。蓋神人。一理也。干名犯分之事。既不合於人。自無當於神。孔子此言。其所以維持世道者。至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君子止天下之爭也。孔子曰。凡人不能無爭者。正以道德器未成。彼我之心未化。耳。惟成德之君子。心氣和平。儀容恭遜。未嘗有所爭競。無已其必。必行射禮之時。蓋射勝負相形。正爭之所也。然觀將射之初。則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同射者俱下。下。乃揖。不勝者。使使之升。升。取。立。飲。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相形。而終不失雍容之雅。其爭也。仍然君子之爭。而非小人血氣之爭矣。夫惟射之必爭。而究竟不見其爭。則君子真無所爭。哉。是知天下有君子。自

能。使。太。和。滿。字。宙。而。天。下。享。和。平。之。福。鄉。曲。遵。禮。讓。之。化。風。俗。人。心。日。進。於。淳。古。豈。獨。一。人。之。美。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註〕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繪。事。繪。畫。之。事。也。起。猶。發。也。

此一章。書。見。經。義。無。窮。善。悟。者。可。以。相。通。也。子夏問曰。逸詩有云。人皆有所笑。而笑之巧者。則倩兮。而口輔端好。人皆有所目。而目之美者。則盼兮。而黑白分明。此商之所知也。乃又云。素以爲絢兮。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未有文。而謂之爲華飾者。此非商之所知也。何謂也。孔子曰。詩。言。素。以。爲。絢。非。即。以。素。爲。絢。是言。因。素。而。爲。絢。耳。譬。如。繪。畫。之。事。必。先。有。其。質。地。而。後。加。以。文。彩。則。是。素。常。在。先。繪。常。在。後。人。之。美。好。華。飾。理。無。不。然。素。與。絢。正。相。須。而。不。可。少。也。子夏遂有悟。而。言。曰。觀。夫。子。之。言。可。見。素。不。得。不。先。繪。不。得。不。後。然。後。知。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蓋。必。有。處。乎。其。先。者。而。大。經。小。曲。因。事。制。宜。殆。亦。繪。事。之。後。矣。

乎。不然。何以文質相扶。歷世而無弊也。孔子急稱之。曰。吾以繪。明詩。而商。即繪。以通禮。是起發予者。商也。夫詩之意。無盡。即素。約而可知。詩之所包者。廣。即於禮而無不可推也。商之穎悟。豈易得哉。始。始。可與言詩。已矣。即一問答。問而聖人之教。賢人之學。俱有會悟於意言之表。者。令人可深長思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

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考古禮。而嘆其無徵也。孔子曰。禮莫備於我。周。而周禮。皆取法於二代者也。昔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有夏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夏之後。為杞。杞國雖存。然不取。以爲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有殷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殷之後。為宋。宋國雖存。然不取。以爲證。矣。所以然者。禮。非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誦習。今杞宋二國。世

〔朱註〕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

詐。衰微。簡編。既已殘缺。老成。亦復彫謝。文獻不足。故也。使文獻果足。則吾能取之。以爲證。以可據之。典型。合吾一人之聞見。斟酌進退。定爲世法。將我周文武。監視二代。郁郁彬彬之盛。不亦萬世昭然也哉。惜乎。其未之逮也。聖人以禮。維世之意。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僭禮之非也。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又推下。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太廟。而以始祖。配之。五年。一。行。此禮。謂之。禘。魯。諸侯也。乃以周公。有。大勳。勞。遂得用天子之。禘。祭。雖係。報功之典。然而非周公之意也。故孔子諷之。曰。古先王。制。祭。自始。至。終。足。以。起。敬。起。慕。無。有。不。可。觀。者。我。魯。之。行。禘。祭。也。我。亦。嘗。入。太。廟。而。觀。之。矣。乃。自。灌。地。降。神。而。往。禮。未。嘗。不。九。獻。也。樂。未。嘗。不。八。佾。也。然。而。虛。文。徒。具。誠。意。未。孚。吾。殆。不。欲。觀。之。矣。蓋。禮。莫。大。於。禘。而。禘。非。徒。貴。乎。其。名。孔子。之。所。不。欲。觀。者。又。豈。周。公。之。所。樂。享。哉。何。魯。人。之。不。悟。也。

〔朱註〕禘。王者之大祭也。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此一章書。是孔子為魯諱禘之意。或以禘為祭禮之大者。問其說於孔子。孔子不欲顯言魯禘之非。因答曰。祭禮有可知者。有不。不易。知者。若禘之禮儀。重大。意義深遠。吾所不知。有能於禘之說。而知其所以然之故。則通之於天下。何以正典禮。何以定名分。何以聚天下之人之權心。以祀其祖宗。凡治天下之理。俱昭示於禘禮之中。其如示諸斯乎。門人記孔子言及此。而即自指其掌。蓋禘為天子大祭。魯以諸侯僭用。孔子有臣之說。不欲顯言其非。而禘之義。則通諸天下。實明白易曉。既對或人。以不。知。而復指其掌。以示之。孔子之寓意深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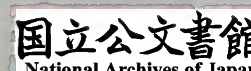
愾太息也。優彷彿也。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也。門人曰。祭以誠為主。吾夫子之於祭。有獨極其誠者。其祭先祖。則孝心純篤。儼如先靈之在上焉。其祭外神。則敬心專一。儼如神明之在上焉。夫鬼神無形。無聲。非真有在。但其誠敬所至。則愾聞優見。固有若此。故夫子平日。亦嘗有言。謂祭必盡其誠。惟親行享獻。乃慊於心。倘或有故。不得與祭。至使他人代之。雖行享獻之文。而誠意終不能伸。即與不。曾致祭者。無異。觀孔子所言。則知身在即。心在。在即。神在。總不外一誠。所以古來帝王。每於祭祀。必親致虔。恭以。致天神。感地祇。格百靈。効順。豈非本諸一誠。以致之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天以折權臣之心也。王孫賈是衛國大夫。之有權者。時孔子在衛。王孫賈疑其有求仕之心。欲其附己。又不。便直言。因借俗言。以諷曰。俗語云。祭有奧。有竈。竈是神位。雖卑。而有專祀。奧是室西南隅之神位。雖尊。而非專祀。凡人祀

〔朱註〕媚。親順也。室。西南隅也。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天。即理也。



論語卷之一
修進館

神以祈福者。與其媚於奧。以仰其徒尊之位。不如媚於竈。以希其助之力。時俗所言。自有深意。果何謂乎。此王孫買明。以竈自喻。以與比君。謂自結於君。不如如阿附於己。孔子知其意。亦不明斥其非。但答曰。媚與竈。吾皆以爲不然而與竈之上。至尊無對。莫過於天。順理而行。則天降之祥。逆理而行。則天降之災。倘所行不能安分。不能循理。卽爲得罪於天。天之所罪。將何所禱。以求免哉。從來國家權臣。每欲借天子威福。使人才予奪。盡出私門。惟光明正大之人。方能以道自持。卽如王孫買欲附孔子。已諷以媚竈。孔子則對以獲罪於天。他日彌子瑕欲其附己。告以主我衛卿。可得孔子。則辭以有命。誠以行止。非人所能爲。進退俱各。有數。倘一失足。足權門。則天譴有歸。清議難逃。爲君者。可不進以禮。退以義。而效法於聖人。以自愛其身哉。

〔朱註〕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周初之禮。以挽當時文勝之弊也。孔子曰。夏之天下。尙忠。商之天下。尙質。二代法度。俱有可觀。至我周

初。以武王爲君。周公爲相。監視二代之禮。因革損益。以成一代之典章。品式儀文。俱本忠質之遺意。所以其文郁郁然。特盛吾生之周之世。爲周之民。舍周其何從哉。孔子當日見周末文勝。務華鮮實。因追思周初制禮之意。見其非專事浮靡。徒尙繁華。然則國家制禮。誠不可不取法於古。斟酌時宜。以定世守之規模也。

〔朱註〕大廟。魯周公廟。鄒魯邑名。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之意於魯之廟也。魯有大廟。以祀周公。孔子時入而助祭。於廟中陳設之禮器。享獻之禮儀。一一詳問。蓋其敬慎。獨至。故其詢問。必詳。或人不知。乃從而議曰。鄒人之子。人俱稱爲知禮。由今以觀。孰謂其知禮乎。知者不待問。問者未必不知。觀其每事必問。其爲不知禮。明矣。孔子聞之。乃曰。禮有下不可不考。究一者。上不可不考。究一則無以明。吾入太廟。每事必問。是乃所以

康欽定四書釋義 論語卷之一 廿五 脩道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之四十一
射義
禮記集說卷之四十一
射義

爲禮也。或人顧謂我不知禮。抑獨何哉。孔子之學。致知格物。無不表裏精粗。俱必詳究。而况於祭祀之大乎。審問之心。正其敬事之心。非或人之所能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註〕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鵠的。所謂鵠也。科。等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古道。以救當時之失也。孔子曰。先王之教射也。貴其容。比於禮節。比於樂。原以觀人之德。故但主於中的。不必穿貫。皮革。方觀其勝負。所以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其所以然之。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弱。科等不同。但主乎中。則強弱俱可以習學。而能若必貫革。則氣力不可。以勉強。而至。此所以不以主皮也。然此乃古者。盛王。偃武脩文。尙德不尙力。其道如此。代至春秋。禮衰。化息。列國兵爭。尙德之風。不可見矣。故孔子嘆之。蓋帝王創制。立教。莫不以尙德脩禮。潛消其強悍之氣。與中起其協和之風。由是推之。凡事皆然。天下之治。所以日進於古也。

〔朱註〕餼。生牲也。愛。猶惜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禮之心也。古者天子以冬。季。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不行告朔之禮。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亦有激而爲此言也。孔子曰。賜也。爾之欲去餼羊者。豈非以下告朔之禮。不行。餼羊之供。無益。愛惜此羊。而并欲去之乎。若我之所愛。則更有重於此者。蓋正朔頒於天子。所以示天下尊君之禮。告朔行於祖廟。所以示天下尊祖之禮。今此禮雖廢。而餼羊尙存。則因羊求禮。猶可冀其復行。若并去此羊。則禮隨羊亡。是禮終不可復見矣。豈不尤可惜乎。可見持世之權。在乎禮。而維禮之實。寓乎平名。存名正。所以存實也。孔子正名之意。大抵如此。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康
次定四書解義
論語卷之十一
廿六
衛道官

此一章書見人臣事君有當然之禮也。孔子曰：臣之於君，既有
一定之分，即有禮。尊卑上下，為維繫綱常之大法。恪恭
敬慎，為臣子畏罪之小心。此萬世通行而無敵者也。今我之事
君，一事不敢苟且，無時不存敬畏，不過分之當然。心之本然，止
求盡乎禮之中。初未嘗有加於禮之外也。乃時人不知，以為事
君之禮，不必如是。反以為為求媚取悅，可見禮法之不明於天下
甚矣。孔子欲挽回世道，故其言如此。若夫君子之事君，責難
以恭，陳善以敬，以禮自持，其心跡斷不容一毫諂媚。小人之
事君，阿順以容，逢迎以求悅，一意諂媚，其外貌卻似手盡
禮。此又為入臣者心術之邪正不同，所當熟察而明辨之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

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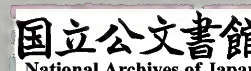
此一章書見君臣各有當盡之道也。定公是魯國之君，問於孔
子曰：為君上者，使令臣下者，奉事君上者，各有當盡之道，
不知如何。孔子對曰：君之於臣，以尊臨卑，易至於簡慢。道在禮，
禮如大股肱，心膂之寄，待以優崇之體，小而奔走禦侮之人。

〔朱註〕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衰之過而害於和者也。

加以周恤之情，外則隆以體貌，內則達以誠情，文備而不失，此所謂禮也。使臣之道，如是。臣之於君，以下奉，上易至於欺罔，而屏藩保障之司，亦不敢罔上行私，以自利。上之可以格帝天，下之可以信寤寐，心力交盡，而無遺。此所謂忠也。事君之道，如是。君臣各盡其道，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豈非明良之極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一章書，是孔子表詩人性情之正。以風世也。孔子曰：哀與樂二者，皆人之性情所發也。然樂過於淫，則流於邪僻，哀過於傷，則病在憂思，俱失其性情之正矣。惟關雎之詩，宮人為周文王求后妃太妣而作也。當其求之既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不至於淫放。當其求之未得，不無寤寐轉側之憂，雖深而不害其和，故不至於悲傷。至今聽其聲音，中正和平，足使慾心消，躁心釋。此豈無所本而能然乎。蓋詩本性情，樂以觀德。唯文王有刑于之化，后妃有貞靜之德，故能感格宮



論語卷之十一
脩道館

人使各得其性情之正。發為音節之和。可見王化始於閨門。周家八百年之基業。皆起於此。故孔子以關雎列三百篇之首。讀者所當玩其辭。審其音。以爲養德之助也。

〔朱註〕戰栗。恐懼貌。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答。

此一章。書見告君。當慎言。不可妄發也。宰我名。子。孔子弟子。魯哀公問。宰我曰。國家立社。以祭地。其義何居。宰我对曰。古者立社。俱種樹。木使神依焉。夏人則用松。樹。殷人則用栢。樹。周人則用栗。樹。栢。栢之義。已不可攻。惟用栗。則取於戰栗之義。若曰。使民戰栗。而恐懼戰栗也。夫先王立社。原以祭地報功。所樹之木。不過因方土所宜。非有取義。宰我此論。既非立社之本意。又將下

啓時。君以嚴猛之心。可謂失言矣。所以孔子聞之。曰。如子之言。本當救正。但天下事已成者。不須辨說。已遂者。不須諫諍。已往者。不須追咎。今使民戰栗之言。已出諸口。是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何責哉。孔子之不責宰我。正深責之也。可見立言不可妄發。况人臣告君。尤當引經斷義。豈可穿鑿附會。以一偏之說。進上哉。

〔朱註〕三歸。臺名。攝。兼也。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也。坵。在兩楹之間。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坵。管氏亦有反坵。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此一章。書。是以器之大小。定王霸之分也。管仲。齊國大夫。名夷吾。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九合。功亦大矣。但出於謙謀。功利

論語卷之十一
脩道館

之私。不本於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其器不亦小哉。或人問曰。管仲器小。得非過於險約乎。孔子曰。險約之人。必違。制度。管仲築三歸之臺。為遊觀之地。其興作之煩費。可知。又設官屬。各治一事。不使兼攝。其廩祿之冗濫。可知。焉得為儉。或人又問曰。建臺備官。或因禮不可缺。意者管仲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之人。必守名分。邦君為樹屏。塞門。障蔽。內外。管氏以大夫。而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好會。有獻酬。反爵之玷。管氏以大夫。而亦有反玷。二者皆屬僭越。若謂管氏知禮。天下孰不為知禮者。孔子見管仲。一生止用私意。小智為功利富強之計。即其奢僭所形。正見其器量狹小。若能擴而充之。自可致君王道。不徒以三霸業終。此孔子所以深惜之也。

〔朱註〕語告也。大師樂官也。翁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

此一章。書見正樂。必先審音也。大師魯國掌樂之官。孔子語之。曰。先王本人心之太和。以傳之於樂。就聲音節奏之中。有始。有終。有條。理之妙。可得而知也。蓋樂有六律。五聲。八音。一有不備。不可言樂。故始作時。衆音齊舉。而翁然以合。及其從之。清濁高下。調適中節。而純然以和。就純之中。又宮。自為宮。商。自為商。一一分曉。皦然明白。皦則易於間斷。卻又宮商相續。始終相結。釋不絕。自始至終。曲盡條理。節奏。此乃樂之一成也。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既可養性情。又可移風俗。王者昭德象功。成一代之樂。和上下。而格鬼神。人關係最重。故聖人諄諄告戒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朱註〕木鐸。金口木舌。施於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此一章書是封人信孔子有先知先覺垂教萬世之任也儀衛
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孔子周流列國偶至衛邑封人請見曰凡
君子至此必蒙接納未嘗有拒而不見者夫子或不我拒乎從
者因其求見之誠為之引見既見而出對門人曰夫子失位去
國亦一時之不遇耳二三子何必以此為患乎今天下風教陵
替人心不古亦已久矣然亂極當治剝後有復以夫子之德盛
化神自有以斯道覺斯民之實用天生非常之人必不終困殆
將使之二得位施政以開生民之耳目啓天下之愚蒙如木鐸之
狗於道路以警衆也從來聖人一身關乎氣運封人能獨見孔
子憂世覺民之意可謂知聖且知天矣奈列國諸君不能推心
委任竟以糠
環終老惜哉

〔朱註〕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評論聖樂之不同也記者謂帝王昭德象功必宣之于樂觀樂之情文可以知功德之不同矣夫子嘗謂舜樂名韶取繼堯致治之義其聲音節度極盛美而可觀然美之中更覺雍容廣大德意悠長又盡善也武樂名武以象武功之成其聲容節度亦盛美而可觀但美之中猶覺發揚蹈厲比於韶樂未盡善也蓋舜以生知安行之聖際雍熙揖讓之時自然心氣和平神人協應武以反身脩德之聖值取殘伐暴虐之時未免舉動猛厲聲音激亢孔子神遊兩朝就樂而贊論之以見帝王之分皆時與德為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一章書見凡事當得其本也孔子曰凡有一事必有一本如居上者有政教號令之施要之以寬為本為禮者有進退周旋之節要之以敬為本臨喪者有哭泣辨踊之文要之以哀為本有其本則所行之得失可見如寬有過不及敬有不至不哀有淺深者可從其本而觀之若使居上苛細而不寬為禮慢忽而不敬臨喪虛飾而不哀是其本既已無矣雖有政教號令之施

進退周旋之節。哭泣辨踊之文。而大本既失。其餘皆無從置論。將何所依據。以觀之哉。可見凡事當得其本之所在。而居上。用。寬。尤帝王之要道。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克寬克仁。孔子又云。寬則得衆。寬者千古不替之道。非縱弛之謂也。綱舉目張。皆以寬大之意。行。之。此居上之大體也。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一章。書。見。擇。居。亦。必。處。仁。也。孔子曰。凡人。居。處。必。擇。其。里。二。十五家。爲。一。里。里。之中。習。俗。仁。厚。孝。友。睦。鄰。任。恤。之。風。行。於。鄉。里。間。是。爲。美。里。之。至。美。者。有。識。者。擇。居。於。此。熏。陶。漸。染。可。以。成。其。德。而。保。愛。可。以。全。其。生。若。擇。之。而。不。處。於。仁。里。則。美。惡。不。辨。味。其。是。非。之。本。心。矣。焉。得。爲。知。乎。甚。矣。人。之。不。可。不。居。仁。也。夫。仁。道。至。大。一。里。爲。然。天。下。亦。皆。然。誠。能。廣。仁。之。化。使。天。下。處。處。皆。仁。里。則。道。德。一。而。風。俗。同。太和。之。氣。在。宇。宙。間。豈。不。更。美。乎。哉。

〔朱註〕約。窮。困。也。利。猶。食。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

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一章。書。是。欲。人。存。其。本。心。之。仁。而。不。爲。外。境。所。奪。也。孔子曰。仁。爲。本。心。之。德。純。然。天。理。非。外。物。所。能。奪。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無。所。主。而。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窮。困。之。境。或。一。時。猶。能。強。制。久。之。則。爲。窮。困。所。迫。必。至。苟。且。放。蕩。而。不。能。自。守。不。可。以。久。處。約。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或。一。時。猶。能。矯。持。久。之。則。爲。富。貴。所。溺。必。至。驕。奢。淫。縱。而。不。能。自。守。不。可。以。長。處。樂。惟。仁。者。心。與。仁。爲。一。純。乎。天。理。不。待。勉。強。安。其。仁。而。無。適。不。然。不。以。約。樂。繫。於。心。也。知。者。心。未。能。與。仁。爲。一。而。中。有。定。見。深。知。篤。好。華。華。求。得。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不。以。約。樂。移。其。念。也。此。其。所。存。皆。天。理。物。欲。不。累。其。心。雖。處。約。樂。之。久。亦。豈。爲。之。動。哉。蓋。聖。賢。爲。仁。必。先。在。境。遇。上。持。守。得。定。彼。不。仁。者。可。以。爲。戒。若。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惟。知。者。之。利。仁。爲。自。明。而。誠。之。學。從。此。用。功。由。利。而。得。安。庶。幾。本。心。無。失。而。窮。通。不。以。爲。累。矣。

〔朱註〕惟之爲言獨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一章。言仁人之心公而情正也。孔子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稍有私心。則所發便不能當理。好非所好。惡非所惡。不可謂之能好。能惡也。惟仁者之心。渾然天理。廓然大公。絕無一毫私意。見人之善。則好之。好其所當好也。好得其正。乃爲能好人。見人之惡。則惡之。惡其所當惡也。惡得其正。乃爲能惡人。惡人。惟仁者能之。蓋由其心公。所以其情正也。夫好惡之爲用。甚大。親賢遠小人。信賞必罰。皆由好惡一念。措之。爲惟純其心於仁。則喜怒無偏。而好惡自當。無私好。無私惡。王道之所以大中正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志於仁也。孔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心亦無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故人特患無志耳。誠能使心之所向。專在於仁。其思慮所至。華華存天理。遏人欲。則趨向堅定。惟有天理之公。而必不入於人欲之私矣。方志於仁。時便無惡爲惡之事也。可見求仁。必先立志。所志既定。則一念無惡。至於念念無惡。省察愈精。存養愈熟。雖天行之健。安土之敦。皆從立志時始矣。

〔朱註〕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

〔朱註〕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沈離之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爲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孔子曰。順逆之數。在在天。而取舍之分。在我。且如富與貴。是人人之所願欲者。欲之。則思處之矣。然而有義存焉。不可不審。苟道理不當。得富貴而偶得之。非義也。見利思義者。決然辭之。而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人之所厭惡者。惡之則思去之矣。然而有命存焉。不可不不安。苟道理不當得賤而偶得之。是命也。樂天知命者。決然受之而不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蓋君子之所以名為君子者。以其體仁耳。若貪富貴。厭貧賤。是徇欲喪理。舍去此仁。何可以成其為君子之名乎。故君子必不也。其不也。不但富貴貧賤之間也。即終食之間。須臾耳。念念在仁。無有違背。雖當造次之時。急遽苟且。其心必在於是。雖當頓沛之際。傾覆流離。其心必在於是。君子之不去仁。如此。然則為仁者。取舍之分。當明存養之功。當密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乃可以為君子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

〔朱註〕蓋疑辭

未之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用力於仁之意。孔子曰。仁之當好。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未嘗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我所謂好仁者。非泛泛然好之也。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其篤。舉天下可好之物。無可以加之。方是好仁。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泛然惡之也。其為惡。惟恐不仁之為害。而惡之。極其深。不使一毫惡不仁之事。及於其身。方是惡不仁。此成德之事。難得而見之也。然為仁在我。欲之。即至。若有人焉。一旦奮然。用其力於仁。精以察理。而守之以剛。嚴以辨私。而遏之以斷。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我未見有欲進而力不足。以副之者。蓋人。氣稟不同。或亦有此昏弱之甚者。既用其力矣。而力有不足。中道而廢。但我未之見耳。夫成德。既難其人。而學者復甘於自棄。聖人反覆歎息。其責人深。而望人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

仁矣。

〔朱註〕黨類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下觀人之心術之法。孔子曰：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之事之得失，易見。即差失之中，而邪正自分焉。君子存心，寬厚，倘有過失，必是過於寬厚。小人存心，刻薄，其為過失，必是過於刻薄。其黨類各自不同，觀人者不可以為過而樂視之也。觀其過於寬厚，知為忠恕之君子，觀其過於刻薄，知為殘忍之小人。忠恕，仁也；殘忍，不仁也。觀忠恕之過，異於殘忍，不即以此可以知仁哉。此可見觀人之法，無過者不可，苛求有過者不可，輕棄當察其心術，何如耳。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皆有日用常行之道，如為人子，即有孝之道；為人臣，即有忠之道。所宜講求體認者也。若不聞此道，則生也，有愧死，亦有恨。故平日間，用心講求，竭力體認，一旦豁然貫通，雖夕死亦可以無遺憾矣。甚矣道之不可不聞也。然正不學，不知道，欲聞道者，當以務學為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

足與議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士之講趣，不可不聞也。孔子曰：為學之士，有志於斯道，宜其斯道以外之物，皆不足動其心矣。而乃以衣服飲食之不美為愧恥，則是羞賤慕富貴，其講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其於性分可樂之事，必且茫然。豈足與議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真能志於道者也。士當如是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精義之學也。孔子曰：天下有至當之理，處之天下事者，必不可任一己之私，是故有意主於必為，雖或不可為，而猶為之者，謂之適。意主於必不為，雖或可為，而猶不為者，謂之莫。二者但偏執已見，於以處天下事，必有利害矣。惟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主於必為，而無適也。未嘗主於必不為，而無莫也。是非可否，一斷之以當然之義，義之所在，坦然無私，確然

〔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照錄定四書解義
論語卷之一
脩道館

無疑。既不至於輕率而敗事。亦不至於拘滯而不通。是謂義之與此。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然其精義之學。若非講究於平日。焉能汎應於臨時。有天下之責者。所宜自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

小人懷惠。

〔朱註〕懷。思念也。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心術之別也。孔子曰。人各有所懷。而人品之不同。即於此見之。君子之所懷者。在固有之德。本體惟恐其或昧。分量惟恐其或虧。蓋有戒慎恐懼。而不自寬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乎土。不知德之可行。而沾沾於自適之處。何其圖安。而不能遷也。君子之所懷者。在朝廷之刑。間居惟恐其縱肆。舉動惟恐其隕越。蓋有淡泊寧靜。而不妄營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於惠。不知刑之可畏。而華營於自利之謀。何其貪營。而不知厭也。是知懷德。則無所為。而為善。懷刑。則有所憚。而不為惡。此君子之所以日進於高明也。若懷土。則已得而吝。於己懷惠。則未得而求。諸人。此小人之所以日入於卑陋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朱註〕孔氏曰。放。依也。

此一章。書。是醒趨利者之甚。無益也。孔子曰。人能好義。居心淡泊。處事公平。則人皆悅服。而身自安樂。乃有人焉。念念事事。惟利是循。夫我之所愛。亦人之所惜。利既專之於己。害必歸之於人。將見與爭利者。必不能怡然。以受。即不與同利者。亦莫不聞聲而共忿矣。寧不多怨也乎。然則放利者。本為身謀。為家計。非以招怨也。而怨實自此生。於身家。何益哉。故善言利者。亦惟求己矣。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

禮讓為國。如禮何。

〔朱註〕讓者禮之實也。

此一章。書。是言為國者。當敦禮教之實也。孔子曰。禮也者。治天下之具也。而儀文節目之中。實出於恭敬謙遜之意。謂之讓。為

人君者能以禮讓為國或脩之身以示之標準或昭之制度以防其僭慢則禮教既足以訓俗誠意又足以感人將見綱紀可正而風俗可淳其於治國乎何難之有若不能下以禮讓為國外雖極其文飾而中則鮮有實心即曰行禮已失禮之實矣如禮何哉禮既不可行而欲其治國不亦難乎可見禮之原出於讓而讓之儀即為禮先王所以緣情而制宜天下所以一而道而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下反求諸己之學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患然舍己而求人則失之矣如位者人之所欲也不得其位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朝廷之位取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患豈能必得哉故不患無位而當患所以立乎其位者致君澤民之事一皆講求於身心庶無尸位之謂也名者人之所慕也人不知我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令聞之著發之有原教

之有漸雖患豈能必至哉故不患莫己知而當求為可知之實也明善誠身之要一皆無添於幽獨庶無虛譽之恥也夫患所以立非以觀位求為可知非以沽名君子為己之學重此而輕彼者正以尸位之謂與虛譽之恥有百倍於無位無名也不然有為而為亦奚足貴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聖賢心學之傳也曾子平日學問主於誠身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功力既已深矣故孔子直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爾亦知吾道乎吾道統乎天地萬物雖精粗大小本末內外條理各殊其實總是一理貫通萬事自然施之各當應之之不窮曾子聞孔子此語不待辨問直應之曰唯蓋其學力獨到為能深契其旨其餘門人俱未能解故孔子既出門人私問於曾子

〔朱註〕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

曰所謂一貫者何謂也。曾子答曰。夫子之道無他。忠恕而已矣。至誠无妄。無一毫不自盡之心。所謂忠也。推己之心以及人。曲當周詳。各從其願。所謂恕也。蓋忠為體。具於一心。恕為用。通乎萬理。一以貫之之實。不過如是。豈更有他說哉。夫虞帝傳心以精為宗。聖功王道。其致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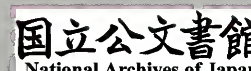
〔朱註〕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此一章。書是以心術辨人品也。孔子曰。人之心術。各有專向。大約不過義利二者而已。君子小人。實於此辨焉。君子循乎天理。其生平見識。只在義上。看得精微透徹。故其立身行己。大而進退行藏。小而取與辭受。總是向義上行。去以至從。從權達變。亦無非委曲。以成其是。蓋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舍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小人徇乎人欲。其朝夕圖維。只在利上。見得纖悉分明。故其處心積慮。上而貪爵戀位。下而全軀肥家。無非為利上。起見。甚至沽名干譽。亦不過假托以營其私。蓋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舍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先儒謂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誠以義利者在。一人為公私邪。

正之關。在天。下。為世道人心之繫。不可不慎擇。而深辨之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身之學也。孔子曰。人心之明。在於人之賢不賢。永有下不較。然者。上於己之賢。不賢。反不加檢點。豈是為己之學。今有人。於此。如為有德之賢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羨之。然徒羨之。而不反求。求之。身究於己。身何益。必皇皇焉。思所以齊之。我如何砥礪。而後可。比彼之學問。如何力操持。而後可。比彼之品行。雖勉奮發。有刻刻不能自已者。是之謂見賢思齊焉。有人。於此。如為不賢之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惡之。然徒惡之。而不反問之。心則於己。身何補。必切切焉。省之。於內。我之所為。萬一如彼。改之。不可不速。即我之所為。未必必如彼。戒之。不可不嚴。提撕警覺。有時。時不能自安者。是之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脩己之用。人之法。俱當於此。留意。



欽定四書解義 卷之十一

〔朱註〕幾微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一章。書。是言人子成親之孝也。孔子曰。人子事親。凡事固以承順為孝。然當父母有過失之時。若惟事順。從而不行諫。諍。是陷親於有過。若直言面諍。又恐傷親之心。故有進諫之道。不但不容色。必當婉順。或微詞以諷。或乘間而導。委曲轉移。不令人知。務使父母樂從。而後已。是謂之幾諫。惟其幾諫。刻刻從微。之處。體貼親心。不待形於聲色。但窺其志意。未嘗有聽從。便而有踴躍不自安之意。更加敬謹。依舊幾諫。冀親悔悟。而不敢微有違拂。萬一親心蔽鋼。或加之責備。勞苦之事。只自念己之誠意。不能感動。父母豈敢憚勞。有一毫怨咎之心。總是人子深愛其親。曲折懇摯。始終幾諫。如此。稽古帝王。唯大舜能之。萬世所當取法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此一章。書。是欲人子體親之心。以為孝也。孔子曰。凡人父母念子之心。刻刻不忘。為人子者。亦當時時體貼親心。方可為孝。父母在堂之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此是人子之常職。不可不盡。若離親。左右出外。遠遊。定省曠缺。音問稀疎。無論子心依戀。舉念不安。且使父母倚門倚闥。欲見無從。豈不傷親之心。有虧子職。乎。所以不可不遠遊。即使男子生而有事四方。亦有不不得已。出遊之時。然必有一定之方。所使父母知己所在。而無憂。設有緩急。一聞親命。便可應期。即至。所以此身雖在遠方。此心仍在父母。其委曲深愛之情。即一出遊。不致敢輕易如此。由此推之。古之孝子。不登高山。不臨深溪。無非欲安親心。而全子道也。為人子者。可不常存此念乎。

〔朱註〕知猶記憶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及時盡孝之意。孔子曰。一往而不留者。父母之年。常存而不解者。人子之心。凡為子者。日侍親側。每至

康
大
三
月
廿
八
日
卷
之
十
一
第
八
十
八
頁

習而忘焉。必以父母年歲時時記憶於心。微察其精神氣血之盛衰。周旋調護。則瞻依奉養。自不能已。蓋父母壽考康寧。得以承歡膝下。固是可喜。然父母年近衰邁。安能保其遐齡。則又可懼。誠知一端可喜。又一端可懼。則愛日之誠。刻刻在念。而所以奉事之者。焉敢有一毫之不盡哉。昔人一日之養。不以易三。公正是此意。人子誠不可不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發古人慎言之心也。孔子曰。人之言行。貴乎互相顧若言而不行。固為空言。詭無實之人。行不及言。亦為浮華無用之學。所以古人沉靜簡默。不可言。輕易出諸口者。誠恐一言既出。不能實踐躬行。便貽終身之玷。可恥孰甚。故言必忠。忠言必盡。盡孝。言言俱歸實踐。此心方可自安。古人之慎言。如此。試觀唐虞三代。兢業萬幾。惟日不足。其垂諸謨誥者。不過數篇而已。可見古人唯尚實行。故多淳厚之風。後世徒事空談。故入虛浮之習。世道人心。日趨於下。孔子所以有懷古之思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務實之意。孔子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無失。然無失之道。全在小心收斂。不敢侈然自放。庶可納於規矩之中。從來廣心浩大之人。細行不謹。便多過差。約則近裏務實。事事收拾。此心何失之有。蓋人情稍放縱。則日就曠蕩。能斂戰。則日就準繩。所以成湯制事。制心只是。一懋敬。太甲。敗禮。敗度。只是一縱欲。聖愚之介。遂於此。分可慎。不愆。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篤實自脩之意。孔子曰。吾人最易出者。言也。故言常失之。有餘。最難踐者。行也。故行常失之。不足。唯成德之君子。於言行之間。時存一。矯輕。警惰之意。故言語務欲。其訥。不唯謹。所不當言。亦慎。其所當言。行事務欲其敏。不唯勇。於所能行。亦勉。於所難行。斯言能。願行。行能。願言。允稱篤實之君子也。古來見為文章者。即存諸德行。播為訓詞者。即措諸事業。人臣事君。不。僅敷奏。颺言。又。必克。修厥職。以圖實效。則可以見其存心之誠。與立品之正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朱註〕鄰。猶親也。

〔朱註〕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脩德也。孔子曰。德者人所同得。亦人所同好。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人而無德。便獨立無與。不相親附。若有德之人。自無孤立之事。聲應氣求。聞風而起。真有一念克復。天下歸仁。氣象。故曰。有鄰。此天理自然之合。不待招致而然。人亦務為脩德而已。昔舜之成。聚成。都。湯武之天。人協應。實德足以洽衆心。故翕然信從。耳豈待有意招徠。而後羣心悅附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疎矣。

此一章書。是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也。子游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人臣事君。以匡救為忠。君子交友。以切蹉為正。其間當言則言。不可則止。唯義所在而已。如君有過。必當極諫。冀君之必聽也。倘或不聽。則當審於進退之義。而去。非避咎也。無負而已。苟不知去。而徒事煩數。懸激瑣瀆。則君必厭聞。未幾必加斥辱矣。徒取辱而無補於君。義所不取也。朋友有過。必當規正。欲友之必從也。倘或不從。則當審於可否之義。而止。非曲意也。無疚而已。苟不知止。而徒事煩數。盡言取尤。則友必厭聽。勢將見

〔朱註〕程子曰。數。煩數也。

疎遠矣。徒見疎而無益於友。義所不必也。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如此。要之。諫諍之本。在於立誠。苟能明善誠身。自能獲上信友。至於納諫。以作敢言之氣。則在乎君。納善。以取直諒之益。則在乎友。使君有諍臣。而士有諍友。其為社稷之福。道德之助。者豈淺鮮哉。

金定四書解義
論語卷之一
○脩道館

論語卷之一

終

